

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



[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_下载链接1](#)

著者:[法] 让-克里斯蒂安·珀蒂菲斯 (Petitfils.J.) 著，梁志斐，周铁山 译

[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19世纪，无数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在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率领下，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创建美好家园。在欧洲和美洲，乌托邦共同体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激情足以彪炳史册。《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旨在将那段感人

的历史重现，乌托邦人关于完美和谐社会的尝试、坚持和最终失败，是悲歌，更是赞歌。

人的群居生活在心理方面产生了比较、偏见与自尊这些社会情感，在物质方面也使得技艺的传承与积累成为可能。此后，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很快就不是随便找一棵树栖息了，也不是简单地隐居于山洞中，他们很可能学会了自己造房子。卢梭说：“这就到了第一次变革的时代。这场变革确立了家庭，产生了一种私有财产，也由此产生了纠纷和斗殴”。在马克思那里，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富余产品的产生，还有随后的社会分工，才促成了私有制的产生。卢梭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冶金和农业是引发这场革命的两种技艺，是铁和谷物使人走向文明，同时也让人类走向没落。技艺的进步以及生产方式的改进，使得人类可以享受到更为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是，由于人类本能的惰性，人们一旦习惯了一种舒适，就再也不觉得它有多么舒适了，相反没有它却会感到难受。有意识的、无止境的追求更高的享受的活动由此开始了，于是，人类就在这种追求中逐渐改变了模样。

19世纪，无数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在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率领下，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创建美好家园。

19世纪，无数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在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率领下，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创建美好家园。在欧洲和美洲，乌托邦共同体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激情足以彪炳史册。本书旨在将那段感人的历史重现，乌托邦人关于完美和谐社会的尝试、坚持和最终失败，是悲歌，更是赞歌。

10年前的老书，但包装还是塑封完好，乌托邦的故事

书真的很不错，经典著作，京东送货快，一如既往的好

州。181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国旗上的红白宽条固定为13道，五角星数目应与合众国州数一致。每增加一个州，国旗上就增加一颗星，一般在新州加入后的第二年7月4日执行。至今国旗上已增至50颗星。每年6月14日为“美国国旗制定纪念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以示对国旗的敬重和对合众国的热爱。美利坚合众国刚开始建立时国旗只有13颗星，不过这些星可不是胡乱排序的，它们围成了一个圆形，表示着13个州的和睦相处。 国徽 主词条: 美国国徽 主体为一只胸前带有盾形图案的白头海雕（秃鹰）。美国国徽 白头海雕是美国的国鸟，它是力量、勇气、自由和不朽的象征。美国是世界上最先确定

国鸟的国家。白头雕最早出现于美国的旗帜上是在独立战争期间。盾面上半部为蓝色横长方形，下半部为红、白相间的竖条，其寓意同国旗。鹰之上的顶冠象征在世界的主权国家中又诞生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美利坚合众国；顶冠内有13颗白色五角星，代表美国最初的13个州。鹰的两爪分别抓着橄榄枝和13支箭，象征和平和武力。鹰嘴叼着的黄色绶带上用拉丁文写着“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1776年—今，传统格言；官方格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1956年—今），意为美利坚合众国由很多州组成，是一个完整的联邦。国歌主词条:美国国歌《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曾译《星条旗永不落》，虽然这种译法使该歌曲与美国国家进行曲《The Star and Stripes Forever》重名，并且与英文原意不符，但该译法的使用依然相当广泛）诞生在巴尔的摩。据传说，巴尔底摩市东南的麦克亨利堡，曾在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作为前哨阵地抗击英军。它建在一个小半岛上，是个平面成五角星状的要塞，扼进港要道。1814年，英国舰队直扑麦克亨利堡，昼夜连续猛轰此堡。当时，有美国自然风光(30张)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美国律师乘船到英舰交涉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平民。他目击了英军炮轰麦克亨利堡的经过，忧心如焚。次日早晨，当他透过战场上的硝烟看到星条旗仍在

》的曲子是“进行曲之王”苏萨著名的代表作，创作于1897年（另一说1896年），管乐合奏曲。这首进行曲充分发挥铜管乐队的表现功能，以磅礴的气势和热烈的情绪歌颂自己的国家和军队，颇有鼓动力。

》的曲子是“进行曲之王”苏萨著名的代表作，创作于1897年（另一说1896年），管乐合奏曲。这首进行曲充分发挥铜管乐队的表现功能，以磅礴的气势和热烈的情绪歌颂自己的国家和军队，颇有鼓动力。

良心价格，质量翻译都不错，两百页左右，浅阅读很好。

闲来学习，还没有看。看完再来写评语

一直非常喜欢这类书籍，继续支持

非常好的一部关于社会生活史的著作～～～值得推荐购买

好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哈哈哈哈哈

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

对早期乌托邦实践的一次详细的考察和勾勒，很有趣。

质量相当不错，内容十分经典

特别好的书特别好的书

总体而言还不错，五星好评！

在欧洲和美洲，乌托邦共同体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激情足以彪炳史册

很好的书很满意！！！！

这个书可以，印刷精美~~

这套书买了4本，这次要凑单，忽然发现这本，干脆买了算了

装帧纸张不错，内容丰富，值得推荐！

作者珀蒂菲斯揭示的那样，“乌托邦在试图摆脱邪恶奴役的同时，很快受到了人性缺陷的制约”。换言之，乌托邦理论一旦“摆脱了形而上学，开始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死胡同。

建立社团的人们把文明社会的财产充公，以为取消了物质的私有，平等、博爱、自由便近在咫尺。他们坐船横渡大洋，自认为抛弃了那个贪婪、丑恶、残酷的旧世界，殊不知旧世界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像病菌一样寄生在他们的大脑中，在遥远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遇到艰难困苦加倍分裂，最终腐蚀了他们的新社会制度。当原初的激情消失后，“这些不安稳的人一方面不适应各种社团制定的严格纪律，另一方面又留恋那里热烈博爱的气氛”。自私、妒忌、仇恨、报复、厌倦、争夺……对于这些潘多拉魔盒里飞出的古老魔鬼，乌托邦精神和它们的斗争，并不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类似的斗争多几分新意，只不过战场从古老的欧洲转移到了新大陆。这一点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当代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了：同样一群人在地球上怎样，送往火星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乌托邦理论家们一直以为制度是一件御寒的外衣或一幢遮雨的建筑，殊不知制度和人性早已相互渗透。甚至很多躬身实践乌托邦理想的领袖们，在远未到达直面利益斗争的时刻，自私独断的本性已经暴露无遗。

“我们能期待什么”依旧取决于“我们是什么”而非“我们拥有什么”。在众多开赴异国重建社会的人群中，宗教团体往往比乌托邦团体具有更长的寿命。而在乌托邦领袖们总结失败经验之时，没有对参加者进行甄选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反思内容之一。乌托邦吸引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其理想一知半解，受乌托邦知识分子描绘的美好社会前景蛊惑而来，更有甚者只是希望在此享受到共有的面包、酒和女人。有的乌托邦成了“乌合之众托管邦”，无奈的管理者只能在用完启动资金后狼狈地宣布解散。这样声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官方也不屑多加干涉：他们相信乌托邦很快会无果而终。

好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乌托邦的部分实现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普及的地方很多。

细节比宏观更能体现历史

英文专业要学习的课程。

应该还好吧，理顺这段思想史

这书还算可以，作者还算言之有物，应该说还有参考价值。有助于对世事与某些真相的了解，可以广见闻，加深阅历，也还有点东西会引发人去思考。书的原定价显得稍高，

京东活动以后的价格就可以接受了，显出比较高的性价比了。

没时间看默认好评

做活动时买的。总体都不错。值得一读。

好书值得珍藏

还没看，应该不错吧！

介绍十九世纪历史上的乌托邦思想，比较详细。

值得参考的一本书。研究此类理论的人可参考的一本书。

价格不贵 内容精粹，多读多思，认真领会。

很好的书！！！！！！！！！！

这本书讲19世纪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在欧洲和美洲进行的关于完美和谐社会的尝试。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久已有之，我读它感到一方面对当今的希望社会平等、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罪恶的潮流有所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希望对当时试验的失败从“生活”的角度增加认识。这本书使我在这两个目标上都有一定收获。这本书是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写的，好处是分析的条理比较清晰，不足是读来有些枯燥。翻译做得马马虎虎，读起来有些地方感到比较涩。

买家印象好

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

浅历史 容易阅读 开卷有益

看标题买的

看完再说

作为***

一般吧

包装不好，书经常损坏严重，希望能够改进

好

【读品】罗豫/文
整个十九世纪，一批又一批欧洲人怀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变卖家产、告别故土，去建立人类社群的完美典范。欧文、傅立叶、卡贝……和他们的追随者置地募人，在远离文明的地方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尝试，因其失败而成为教科书中“空想社会主义”不可实现的例证。然而在中国人过往的记忆中，他们的名字如符号般耳熟能详，他们的“日常生活”却近乎一片空白。好在有善于钩沉历史细节的法国学者，在年鉴学派大旗的指引下，拿着放大镜，帮我们还原出一份乌托邦共同体的众生相。这也许可以帮助经历了百余年命运起伏的中国人思考：为什么那些制度设计师笔下的美好蓝图，最终会走样得一塌糊涂

涂。
几乎没有人能在不背叛最初原则的前提下获得过乌托邦实践的成功，而这种尝试的传统，却一直延续至今。和绝大多数以时间维度思考乌托邦可能性的思想者不同，在我看来，如果乌托邦尝试在十九世纪都无法成功，很难想象它在以后的时代还能有所作为：那时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意识形态控制尚属新鲜事物，地理大发现已然完成，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新大陆上的“拓荒热”此起彼伏，加之旧世界的革命风起云涌，不少人热衷于社会改革和实践，拥有广袤土地的美洲政府为欧洲移民提供了众多便利，募集资金不算困难，报名的人也积极踊跃，最重要的是：和二十世纪的人相比，十九世纪的人还敢于追求梦想。

但正如《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作者珀蒂菲斯揭示的那样，“乌托邦在试图摆脱邪恶奴役的同时，很快受到了人性缺陷的制约”。换言之，乌托邦理论一旦“摆脱了形而上学，开始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死胡同。

建立社团的人们把文明社会的财产充公，以为取消了物质的私有，平等、博爱、自由便近在咫尺。他们坐船横渡大洋，自认为抛弃了那个贪婪、丑恶、残酷的旧世界，殊不知旧世界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像病菌一样寄生在他们的大脑中，在遥远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遇到艰难困苦加倍分裂，最终腐蚀了他们的新社会制度。当原初的激情消失后，“这些不安稳的人一方面不适应各种社团制定的严格纪律，另一方面又留恋那里热烈博爱的气氛”。自私、妒忌、仇恨、报复、厌倦、争夺……对于这些潘多拉魔盒里飞出的古老魔鬼，乌托邦精神和它们的斗争，并不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类似的斗争多几分新意，只不过战场从古老的欧洲转移到了新大陆。这一点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当代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了：同样一群人在地球上怎样，送往火星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乌托邦理论家们一直以为制度是一件御寒的外衣或一幢遮雨的建筑，殊不知制度和人性早已相互渗透。甚至很多躬身实践乌托邦理想的领袖们，在远未到达直面利益斗争的时刻，自私独断的本性已经暴露无遗。

“我们能期待什么”依旧取决于“我们是什么”而非“我们拥有什么”。在众多开赴异国重建社会的人群中，宗教团体往往比乌托邦团体具有更长的寿命。而在乌托邦领袖们总结失败经验之时，没有对参加者进行甄选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反思内容之一。乌托邦吸引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其理想一知半解，受乌托邦知识分子描绘的美好社会前景蛊惑而来，更有甚者只是希望在此享受到共有的面包、酒和女人。有的乌托邦成了“乌合之众托管邦”，无奈的管理者只能在用完启动资金后狼狈地宣布解散。这样声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官方也不屑多加干涉：他们相信乌托邦很快会无果而终。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渗透，社会分工愈加细化，对于被物质富足宠坏的现代人而言，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的可能性上，乌托邦理想都离他们更远了。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让我们想起儿时和玩伴结拜兄弟，拉勾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后一起离家出走的场景。太阳落山时冷风习习、腹中空空，磨蹭半天还是往回走了——六点半的《猫和老鼠》又岂能错过？乌托邦实践，只是多了不少闹剧和悲剧。

整个十九世纪，一批又一批欧洲人怀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变卖家产、告别故土，去建立人类社群的完美典范。欧文、傅立叶、卡贝……和他们的追随者置地募人，在远离文明的地方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尝试，因其失败而成为教科书中“空想社会主义”不可实现的例证。然而在中国人过往的记忆中，他们的名字如符号般耳熟能详，他们的“日常生活”却近乎一片空白。好在有善于钩沉历史细节的法国学者，在年鉴学派大旗的指引下，拿着放大镜，帮我们还原出一份乌托邦共同体的众生相。这也许可以帮助经历了百余年命运起伏的中国人思考：为什么那些制度设计师笔下的美好蓝图，最终会走样得一塌糊涂。

几乎没有人能在不背叛最初原则的前提下获得过乌托邦实践的成功，而这种尝试的传统，却一直延续至今。和绝大多数以时间维度思考乌托邦可能性的思想者不同，在我看来，如果乌托邦尝试在十九世纪都无法成功，很难想象它在以后的时代还能有所作为：那时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意识形态控制尚属新鲜事物，地理大发现已然完成，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新大陆上的“拓荒热”此起彼伏，加之旧世界的革命风起云涌，不少人热衷

于社会改革和实践，拥有广袤土地的美洲政府为欧洲移民提供了众多便利，募集资金不算困难，报名的人也积极踊跃，最重要的是：和二十世纪的人相比，十九世纪的人还敢于追求梦想。

但正如《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作者珀蒂菲斯揭示的那样，“乌托邦在试图摆脱邪恶奴役的同时，很快受到了人性缺陷的制约”。换言之，乌托邦理论一旦“摆脱了形而上学，开始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死胡同。

建立社团的人们把文明社会的财产充公，以为取消了物质的私有，平等、博爱、自由便近在咫尺。他们坐船横渡大洋，自认为抛弃了那个贪婪、丑恶、残酷的旧世界，殊不知旧世界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像病菌一样寄生在他们的大脑中，在遥远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遇到艰难困苦加倍分裂，最终腐蚀了他们的新社会制度。当原初的激情消失后，“这些不安稳的人一方面不适应各种社团制定的严格纪律，另一方面又留恋那里热烈博爱的气氛”。自私、妒忌、仇恨、报复、厌倦、争夺……对于这些潘多拉魔盒里飞出的古老魔鬼，乌托邦精神和它们的斗争，并不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类似的斗争多几分新意，只不过战场从古老的欧洲转移到了新大陆。这一点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当代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了：同样一群人在地球上怎样，送往火星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乌托邦理论家们一直以为制度是一件御寒的外衣或一幢遮雨的建筑，殊不知制度和人性早已相互渗透。甚至很多躬身实践乌托邦理想的领袖们，在远未到达直面利益斗争的时刻，自私独断的本性已经暴露无遗。

“我们能期待什么”依旧取决于“我们是什么”而非“我们拥有什么”。在众多开赴异国重建社会的人群中，宗教团体往往比乌托邦团体具有更长的寿命。而在乌托邦领袖们总结失败经验之时，没有对参加者进行甄选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反思内容之一。乌托邦吸引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其理想一知半解，受乌托邦知识分子描绘的美好社会前景蛊惑而来，更有甚者只是希望在此享受到共有的面包、酒和女人。有的乌托邦成了“乌合之众托管邦”，无奈的管理者只能在用完启动资金后狼狈地宣布解散。这样声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官方也不屑多加干涉：他们相信乌托邦很快会无果而终。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渗透，社会分工愈加细化，对于被物质富足宠坏的现代人而言，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的可能性上，乌托邦理想都离他们更远了。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让我们想起儿时和玩伴结拜兄弟，拉勾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后一起离家出走的场景。太阳落山时冷风习习、腹中空空，磨蹭半天还是往回走了一一六点半的《猫和老鼠》又岂能错过？乌托邦实践，只是多了不少闹剧和悲剧。

整个十九世纪，一批又一批欧洲人怀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变卖家产、告别故土，去建立人类社群的完美典范。欧文、傅立叶、卡贝……和他们的追随者置地募人，在远离文明的地方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尝试，因其失败而成为教科书中“空想社会主义”不可实现的例证。然而在中国人过往的记忆中，他们的名字如符号般耳熟能详，他们的“日常生活”却近乎一片空白。好在有善于钩沉历史细节的法国学者，在年鉴学派大旗的指引下，拿着放大镜，帮我们还原出一份乌托邦共同体的众生相。这也许可以帮助经历了百余年命运起伏的中国人思考：为什么那些制度设计师笔下的美好蓝图，最终会走样得一塌糊涂。

几乎没有人能在不背叛最初原则的前提下获得过乌托邦实践的成功，而这种尝试的传统，却一直延续至今。和绝大多数以时间维度思考乌托邦可能性的思想者不同，在我看来，如果乌托邦尝试在十九世纪都无法成功，很难想象它在以后的时代还能有所作为：那时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意识形态控制尚属新鲜事物，地理大发现已然完成，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新大陆上的“拓荒热”此起彼伏，加之旧世界的革命风起云涌，不少人热衷于社会改革和实践，拥有广袤土地的美洲政府为欧洲移民提供了众多便利，募集资金不算困难，报名的人也积极踊跃，最重要的是：和二十世纪的人相比，十九世纪的人还敢于追求梦想。

但正如《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作者珀蒂菲斯揭示的那样，“乌托邦在试图摆脱邪恶奴役的同时，很快受到了人性缺陷的制约”。换言之，乌托邦理论一旦“摆脱了形而上学，开始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死胡同。

建立社团的人们把文明社会的财产充公，以为取消了物质的私有，平等、博爱、自由便近在咫尺。他们坐船横渡大洋，自认为抛弃了那个贪婪、丑恶、残酷的旧世界，殊不知旧世界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像病菌一样寄生在他们的大脑中，在遥远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遇到艰难困苦加倍分裂，最终腐蚀了他们的新社会制度。当原初的激情消失后，“这些不安稳的人一方面不适应各种社团制定的严格纪律，另一方面又留恋那里热烈博爱的气氛”。自私、妒忌、仇恨、报复、厌倦、争夺……对于这些潘多拉魔盒里飞出的古老魔鬼，乌托邦精神和它们的斗争，并不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类似的斗争多几分新意，只不过战场从古老的欧洲转移到了新大陆。这一点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当代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了：同样一群人在地球上怎样，送往火星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乌托邦理论家们一直以为制度是一件御寒的外衣或一幢遮雨的建筑，殊不知制度和人性早已相互渗透。甚至很多躬身实践乌托邦理想的领袖们，在远未到达直面利益斗争的时刻，自私独断的本性已经暴露无遗。

“我们能期待什么”依旧取决于“我们是什么”而非“我们拥有什么”。在众多开赴异国重建社会的人群中，宗教团体往往比乌托邦团体具有更长的寿命。而在乌托邦领袖们总结失败经验之时，没有对参加者进行甄选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反思内容之一。乌托邦吸引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其理想一知半解，受乌托邦知识分子描绘的美好社会前景蛊惑而来，更有甚者只是希望在此享受到共有的面包、酒和女人。有的乌托邦成了“乌合之众托管邦”，无奈的管理者只能在用完启动资金后狼狈地宣布解散。这样声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官方也不屑多加干涉：他们相信乌托邦很快会无果而终。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渗透，社会分工愈加细化，对于被物质富足宠坏的现代人而言，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的可能性上，乌托邦理想都离他们更远了。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让我们想起儿时和玩伴结拜兄弟，拉勾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后一起离家出走的场景。太阳落山时冷风习习、腹中空空，磨蹭半天还是往回走了——六点半的《猫和老鼠》又岂能错过？乌托邦实践，只是多了不少闹剧和悲剧。

人们通常以为，康德只是个单纯的思想家，终其一生都在普鲁士偏僻一隅过着离群索居、机械一样规律的生活，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库恩教授的这部传记则最终打破了这一神话。

库恩教授指出，康德的生平本身就相当有趣。与以往只着重于康德晚年的传记不同，本传记着重于正在构思《纯粹理性批判》的年轻哲学家，再现了一个多面向、真实的康德形象，从而打开了我们了解康德其人及其时代的有趣视野。

康德的生命几乎横跨了整个18世纪。在他成年岁月中发生的西方世界里最重要的变化，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們。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世界，便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里成形的。而从康德的这部传记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哲学其实就是在回应新的现代性概念。他的思想生活反映了当时文化、政治与科学的最重要发展，他的观点是对于当时文化气氛的反思。英法的哲学、科学、文学、政治与风俗，形成了他日常交谈的主题。即使像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这些比较遥远的事件，对康德也有明显的影响。我们必须在这整个世界背景下去了解他的哲学。

康德属于哥尼斯堡的特殊知识氛围的一部分，本书探讨了他与哈曼、冯·希佩尔、赫尔德、赫茨等“哥尼斯堡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生活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及康德如何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被引导。康德的批判哲学必须在这个背景中去了解。这部传记将比既有的传记更加凸显这些视野。换句话说，这将是一部康德的思想传记，旨在呈现康德的思想生活如何扎根于他的时代。

《康德传》的不同之处，在于较不着眼于康德的标准哲学作品，而专注于康德生活里的重要事件，以及它们和当时世界重大事件之间的关联。在不忽略康德生平与著作的代表性细节的前提下，以康德的知性之旅为叙述的轴线，带领读者巡礼康德曾经走过的旅程——从探讨牛顿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学者，到捍卫启蒙的文明世界道德的伟大思想家。本书作为一部哲学家的传记，把康德的生活故事与其作品的哲学意义整合

物超所值，物美价廉，性价比高

19世纪，无数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在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率领下，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创建美好家园。在欧洲和美洲，乌托邦共同体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激情足以彪炳史册。《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旨在将那段感人的历史重现，乌托邦人关于完美和谐社会的尝试、坚持和最终失败，是悲歌，更是赞歌。

。19世纪，无数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在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率领下，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创建美好家园。在欧洲和美洲，乌托邦共同体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激情足以彪炳史册。《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旨在将那段感人的历史重现，乌托邦人关于完美和谐社会的尝试、坚持和最终失败，是悲歌，更是赞歌。

。19世纪，无数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在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率领下，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创建美好家园。在欧洲和美洲，乌托邦共同体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激情足以彪炳史册。《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旨在将那段感人的历史重现，乌托邦人关于完美和谐社会的尝试、坚持和最终失败，是悲歌，更是赞歌。

。19世纪，无数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在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率领下，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创建美好家园。在欧洲和美洲，乌托邦共同体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激情足以彪炳史册。《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旨在将那段感人的历史重现，乌托邦人关于完美和谐社会的尝试、坚持和最终失败，是悲歌，更是赞歌。

。

整个十九世纪，一批又一批欧洲人怀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变卖家产、告别故土，去建立人类社群的完美典范。欧文、傅立叶、卡贝……和他们的追随者置地募人，在远离文明的地方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尝试，因其失败而成为教科书中“空想社会主义”不可实现的例证。然而在中国人过往的记忆中，他们的名字如符号般耳熟能详，他们的“日常生活”却近乎一片空白。好在有善于钩沉历史细节的法国学者，在年鉴学派大旗的指引下，拿着放大镜，帮我们还原出一份乌托邦共同体的众生相。这也许可以帮助经历了百余年命运起伏的中国人思考：为什么那些制度设计师笔下的美好蓝图，最终会走样得一塌糊涂。

几乎没有人能在不背叛最初原则的前提下获得过乌托邦实践的成功，而这种尝试的传统，却一直延续至今。和绝大多数以时间维度思考乌托邦可能性的思想者不同，在我看来，如果乌托邦尝试在十九世纪都无法成功，很难想象它在以后的时代还能有所作为：那时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意识形态控制尚属新鲜事物，地理大发现已然完成，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新大陆上的“拓荒热”此起彼伏，加之旧世界的革命风起云涌，不少人热衷于社会改革和实践，拥有广袤土地的美洲政府为欧洲移民提供了众多便利，募集资金不算困难，报名的人也积极踊跃，最重要的是：和二十世纪的人相比，十九世纪的人还敢于追求梦想。

但正如《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作者珀蒂菲斯揭示的那样，“乌托邦在试图摆脱邪恶奴役的同时，很快受到了人性缺陷的制约”。换言之，乌托邦理论一旦“摆脱了形而上学，开始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死胡同。

建立社团的人们把文明社会的财产充公，以为取消了物质的私有，平等、博爱、自由便近在咫尺。他们坐船横渡大洋，自认为抛弃了那个贪婪、丑恶、残酷的旧世界，殊不知旧世界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像病菌一样寄生在他们的大脑中，在遥远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遇到艰难困苦加倍分裂，最终腐蚀了他们的新社会制度。当原初的激情消失后，“

这些不安稳的人一方面不适应各种社团制定的严格纪律，另一方面又留恋那里热烈博爱的气氛”。自私、妒忌、仇恨、报复、厌倦、争夺……对于这些潘多拉魔盒里飞出的古老魔鬼，乌托邦精神和它们的斗争，并不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类似的斗争多几分新意，只不过战场从古老的欧洲转移到了新大陆。这一点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当代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了：同样一群人在地球上怎样，送往火星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乌托邦理论家们一直以为制度是一件御寒的外衣或一幢遮雨的建筑，殊不知制度和人性早已相互渗透。甚至很多躬身实践乌托邦理想的领袖们，在远未到达直面利益斗争的时刻，自私独断的本性已经暴露无遗。

“我们能期待什么”依旧取决于“我们是什么”而非“我们拥有什么”。在众多开赴异国重建社会的人群中，宗教团体往往比乌托邦团体具有更长的寿命。而在乌托邦领袖们总结失败经验之时，没有对参加者进行甄选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反思内容之一。乌托邦吸引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其理想一知半解，受乌托邦知识分子描绘的美好社会前景蛊惑而来，更有甚者只是希望在此享受到共有的面包、酒和女人。有的乌托邦成了“乌合之众托管邦”，无奈的管理者只能在用完启动资金后狼狈地宣布解散。这样声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官方也不屑多加干涉：他们相信乌托邦很快会无果而终。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渗透，社会分工愈加细化，对于被物质富足宠坏的现代人而言，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的可能性上，乌托邦理想都离他们更远了。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让我们想起儿时和玩伴结拜兄弟，拉勾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后一起离家出走的场景。太阳落山时冷风习习、腹中空空，磨蹭半天还是往回走——六点半的《猫和老鼠》又岂能错过？乌托邦实践，只是多了不少闹剧和悲剧。

这一“日常生活系列”的几本都还不错，买回来看看

该书反映了19世纪乌托邦运动的全貌，值得收藏。

法国人写的很值得一看的人文社科著作，看完这本书就能大概知道我们的未来了

中规中矩的研究，买来看看

乌托邦人关于完美和谐社会的尝试、坚持和最终失败，是悲歌，更是赞歌。

收集了这个系列，还没来得及看

这个评价有送积分不？ 送就评一下～

[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_下载链接1](#)

书评

[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_下载链接1](#)